

## 伍瑞隆擅水墨画与七绝诗

伍瑞隆，字国开，号铁山，晚年号鸠艾山人，又自署三千六百九名山主者。广东香山县小榄乡人。母任氏，在诞子前夕，梦天神授以玉带，故取名他曰瑞隆，是隐含“玉带降生”四字的意思。明天启元年辛酉（1621），领乡荐第一。崇祯丁丑（1637）会试乙榜。授化州教谕，累迁至河南兵巡道。甲申（1644）三月，崇祯帝殉国煤山，福王立南京，阮大铖、马士英当国。他深叹朝纲败坏，知事无可为，写了一首诗，诗题是《甲申之冬，予客金陵，独居钟鼓楼下，愤而赋此》。诗句道：“垂手见封侯，何须曲自钩，满朝同一梦，万姓付东流。映岸霜前草，孤城雨后秋。河山与风景，着意使人愁。”其后南都沦陷，他遂由襄阳南返。

伍瑞隆早年时，喜欢其邑中莲花峰下藕泉的风景，陈子壮题诗赠之，诗句道：“云瀑樵西唱采茶，道情三老便移家。香山近日

饶铛鼎，扫拾莲峰瓣瓣花。”子壮以方文襄、湛文简、霍文敏，为西樵三老。而瑞隆和他的同里李孙宸、何吾谄两人，交情也很好的。所以，诗中以西樵三老相比拟，亦推许之至了。明亡后，瑞隆韬光养晦，以樗栎自况，他的里居，是叫樗栎社的，他于是离合其文，名其居曰“零乐林”。后又筑室于邑南鸠艾二山之间，自号“鸠艾山人”。淡然荣辱，时与高僧澹归、道邱辈，来往山中，年八十四才卒。在小榄乡飞鹅岭，有伍瑞隆遗墓，但相传他晚年学道，不知所终，那只是衣冠冢而已。

据何鼎新《画记》称：“伍瑞隆晚年，专致力于水墨画。自谓学兰于刘子清，学牡丹于赵裕子。”海宁查继佐游粤，独与瑞隆交善，谓瑞隆水墨牡丹，洵为绝品。香山李六吉，与瑞隆有同里之谊，他在《伍铁山近诗集》的序中说：“瑞隆画墨牡丹，直冠边鸾、赵中全诸人以上。其画竹，可以前掩文与可。”阳春刘裔垓，对瑞隆作品，也称扬备至，说是“笔势飘逸苍劲，如大将军提戈横槊。又如二八佳人，轻盈妙舞”。何大佐所撰《榄屑》有云：“伍瑞隆尝以纸屑蘸墨，写牡丹千万纸极尽此花之妙，其花叶枝干，向背转侧，无一同者。”迹删和尚有《题伍瑞隆水墨牡丹》诗一首，这样写着：“铁山



明·伍瑞隆《水墨牡丹图》，香港艺术馆藏。

写铁干，留色不留香。墨妙传三昧，云峰放宝光。天香非有相，国色亦无常。即此明真幻，何须向洛阳。” 综上诸家所说，已可知伍瑞隆的画品，是怎样的了。

伍瑞隆对于其本人用水墨来写牡丹画幅，也颇有孤高自赏之概。在他自撰的《少城别业近草》中，有这一段道：“予学画牡丹五十年，近渐为海内所推。因念兹事，历五代以迄赵宋，所得十有五人。而牡丹之行世者，亦仅一百四十一轴，皆未有以墨戏者。明万历间，曾有赵备一人，得创法。自余作者，非不佳，而妇人女子之情多矣。” 不错，从来画牡丹的名家，都是调朱抹粉，钩勒花叶，工细有余，而气韵不足。伍瑞隆的意笔挥洒，纯见性情，自是文人胸襟，非一般画人所能办到。尤其是他具有清超的品格，不肯臣事新朝的明末遗民，以这样气概，这种学养，来写世人甚爱的富贵花，应该是另有其不与人同之处。我曾见他所写的牡丹大立轴一帧，全用隶篆和章草之笔行之，骨重神寒，金石之气盎然，确是高手。书法亦神光离合，令人见而色喜，不过为画名所掩罢了。

瑞隆不独以写水墨牡丹，驰誉当世，而对于文章、诗歌、篆刻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李孙宸序他的《临云集》说：“伍子宿世



明·伍瑞隆《行草诗轴》，  
广州艺术博物院藏。

诵《法华》千亿遍，故舌本吐出，尽作莲花。甫离舞象时，辄奇情艳发，逸藻横飞。间为长歌大篇，刺绣撷采，云霞烂而金石宣，能令王骆采莲帝京畴昔诸篇，掩映无色也。弱冠以后，于三坟二酉，四部九流，以及百家诸子之书，靡不博涉旁通。而于《考工》、《周礼》二编，尤所欣赏得力，辄自悔其少作，欲尽秦汉以前诸家，而极其规拟之力，不使复辨床头捉刀人。兴象所寄，时所结想，则务为高古恢奇。文自典午，诗自中晚唐以下，夷然不屑也。此予自中秘请乞还山，伍子与予，相过酬和。时则欲释胶释缚，化严峻而入率易，离矜重而就轻扬。每意兴所到，信口信腕，满楮淋漓，不知为秦汉，不知为魏晋，亦不知为唐宋胜国，无可供其拟议，资其游戏也。”看上所说，已将瑞隆生平致力学问的经过，和作品的转变，由绮艳而恢奇，由恢奇而淡远，都很清楚了。

瑞隆晚年，深得自然之趣，写有吟花绝句一卷，自序道：“山中无事，花为昵友。酒催茶赏，兴到成诗。而所得率多七言绝句，以其便于吟，便于和，便于弦与竹也。而一时同心诸贤，乃竞为痴嗜，喜其野而善中，简而多情，直可作山谣水谑观。至有编入歌喉，如高王辈酒楼故事者，更为之说

曰，李青莲且教以绝句行也。此山中游戏业，宁复道清庙明堂之盛哉！”观此可知他的诗，更流播到歌坊去了。他又喜赋竹枝词，其中一首云：“蝴蝶花开蝴蝶飞，鹧鸪草长鹧鸪啼。庭前种得相思树，落尽相思人未归。”梁九图谓七绝用叠字法，自有一种天然情韵。王士禛也将该诗收入《渔洋感旧录》，谓粤中诗人，如屈翁山、陈元孝、梁药亭、程周量外，瑞隆亦大有可传。